

烈士遗孤龙英尔

生父赋予她生命与信念，养父给予她

宁波海曙区后河小区椅子巷里，住着一位86岁的老奶奶。满头风霜，一脸慈祥。然而，她所经历的一切，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

她有三位父亲：生父赋予她生命与信念，养父给予她温暖与呵护，继父教会她什么是民族大爱。

她被隐姓埋名20年，只是因为，她是英雄烈士龙大道的遗孤。

她名叫龙英尔，70多年前，她亲眼目睹过继父营救美国飞行员，还在日本人的疯狂追杀中逃过一劫。

她凝望生父遗像，细细讲述过往的时候，眼里依然有恐慌与泪水。

记者 陈也喆/文 记者 崔引/摄



龙大道



金绍奎



朱绣芳

1

一封神秘的信

1931年年初，龙英尔只有2岁，她母亲金翊群收到一封信。

信很短，寥寥数十字，充满了神秘的暗语：

“大道同志有好多日子没来过，现在上海的生意很坏很坏，大道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做生意去了，恐怕很久很久都不能回来，我们也正在打听他的消息，待有确切地址，马上会把你信转去，今后地方也不要来信，我日内即将离开上海，到别处去做生意。”

信中的“大道同志”，就是龙英尔的生父龙大道，他曾是浙江省委代书记，是早期优秀共产党员。

金翊群也是共产党员，大革命时

期，他们相遇相知，成为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
1929年9月，他们的爱情结晶诞生在金翊群的老家镇海海浦。

龙大道知道后很高兴，给婴儿起名“英尔”，取自《国际歌》里的一句歌词“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”。

为了不被人发现，龙大道给她取了一个小名“海珍”，意为镇海的珍宝。

那个时候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海珍这个女娃的身世。周围的老百姓只知道海珍的母亲是一个居无定所的老师，她的父亲却很少有人提起。

收到那封神秘的信后不久，海珍的母亲又收到一个陌生人寄来的50银元。

金翊群预感不祥，这笔莫名的钱款，很有可能是党组织在龙大道牺牲后给的安家费。

她立即前往上海寻找丈夫，然而，原本掩护地下党的面粉厂已是人去楼空。

无奈之下，她上了一辆电车，竟惊喜地发现一位面熟的同志。

她正想上前打招呼，那人却摘下鸭舌帽，匆匆点头，压低嗓音说了句：“赶快离开上海”，飞也似地下了电车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她这才意识到，丈夫真的遭遇不幸了。很多年以后，有关龙大道牺牲的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。

4

营救美国飞行员

1941年12月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美国正式对日宣战。

1942年4月18日，美机轰炸东京、大阪等地，返航途中，因为无法找到机场，燃油耗尽，4架战机迫降在鄞州咸祥和象山的丹城、石浦、爵溪。

当年13岁的海珍，亲眼目睹了美军战机的坠落。

那天傍晚，天下着雨，闷湿难耐，一片嘈杂。晚饭

后不久，一架飞机拖着沉闷的隆隆声，贴着屋顶掠过。海珍抬头望去，那架飞机仿佛一艘巨大的渔船，摇摇欲坠，飘过杨家桥头，一直往下掉，最后落在一片棉花地里。

坠落瞬间，一阵炸雷般的爆炸声四散开来，火光映红了天空，整整烧了一夜。

朱绣芳马上派人去查看情况，他自己守在镇公所，收集各路老百姓的通报。

那天晚上，朱绣芳忙到半夜才回家，天还没亮又去了镇公所。

不久，有位村民来报，黄牛岭山脚下，有两个高鼻子、黄头发的外国人，村民们把他们暂时安置在龙王堂了。

这时，朱绣芳才确定是盟军的飞机出了事，立即派人去龙王堂迎接飞行员，并告诉村民，这件事一定要保密，不得外传。

当时，有一个汉奸驻守在咸祥镇。为了转移他的视线，朱绣芳故意把他带到飞机出事的现场，收拾残骸。

背地里，朱绣芳悄悄派人向地下游击队报告。

早晨8点，镇公所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但是大门紧闭，谁也不准进出。海珍去找继父，守门人才破例放了行。

这时，海珍看到两个外国人，一高一矮，眼睛碧蓝，有些惊恐地用手比划着，嘴里说个不停，还有些瑟瑟发抖。

原来，这两个美国飞行员是担心自己被送到日本人那里。

朱绣芳明白他们的意思后，用笑容宽慰他们，一面劝他们放心，一面让海珍去弄点好菜，招待他们吃饭。

过了一会儿，鲜鱼鲜虾摆在他们面前。

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，朱绣芳支开了海珍：“快回家去。这里太危险，会招来日军和国民党。”

海珍毕竟还是小孩子，那天下午，她跟着村民去棉花地里看热闹。

三亩左右的农田被烧焦，飞机燃油浮在水沟上。村民们拿着自家的碗啊，桶啊，去舀上面的油，带回家点灯照明。

烧剩的飞机碎片，孩子们都抢着捡。大一些的飞机残骸，朱绣芳组织村民抬到附近的球南小学。

这架迫降的飞机，是美国“杜立特尔”2号轰炸机，机上共有5名飞行员，另外3人跳伞降落在东钱湖一带。

在咸祥救起的那两位美国飞行员，由朱绣芳亲自送到沙村地方游击队。

临别时，两个美国人紧紧地握住朱镇长的手。

一个脱下身上草绿色的飞行装，一个从胸口摸出一支派克金笔，他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朱绣芳，留作纪念。

这些带着身体余温的礼物，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。

那件飞行装，后来改成了小茄克衫，朱家的孩子们都穿过。

那支派克金笔，朱绣芳一直用到去世，后来传给了他儿子。这是后话。

2

淳朴憨厚的养父

海珍断奶后不久，母亲就出门做地下党工作了。她被寄养在一位船老大的家中。

那位船老大名叫金绍奎，常年在海上捕鱼，一年难得回一次家。养母有个儿子，却更疼爱年幼的海珍。

然而，海珍3岁那年，养母小产病逝，咿呀学语的她，只好被外婆接回家中。

在养父母家待了几年，海珍反而习惯外婆家的一切。她日夜啼哭不止，养父金绍奎放心不下，便去探望她。

一看到养父被海风熏黑的脸庞，小海珍就不哭了。养父很欣喜，三天两头往养女那里跑。

村里的人嘲笑他：“绍奎，你这么

宝贝海珍，有能耐就别下海了，你在家养她。”

一句玩笑话，老实巴交的养父却当真了。

他回转身，把海珍抱回家，又当爹又当妈，一养就是两年。

他比养母更疼爱海珍，带她出门时，总是宠溺地让她骑在脖子上，根本不避讳捕鱼人所谓的不吉利，也不管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。

对这个皮肤黝黑的男人来说，海珍就是他的掌上珍宝。

海珍渐渐长大了，懂事了，总有一天要回自己家。养父狠下心，试着把她送回外婆家。

但海珍总是趁着夜黑，哭哭啼啼地，沿着河边，悄悄摸回养父家。

3

母亲的嫁妆

1938年，海珍的母亲改嫁，全家搬到鄞州咸祥。

继父名叫朱绣芳，是当年咸祥镇的镇长。他出身贫寒，小时候家里穷得连粪缸都没有。

但他天资聪慧，众人出资送他去念私塾。长大后，他写得一手好书法，待人谦卑随和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好人。

他早先以教书为业，与当时以教书为名、从事地下党工作的金翊群相识。龙大道还曾托付他，好好照顾金翊群。

朱绣芳的房子里，尽是些破破烂烂的家具。母亲嫁过去后，带去了很多嫁

妆。

客堂间的桌上，摆着好多瓷器。瓷器上有八仙过海、渔翁得利的图样，还镌刻着一行行俊逸的字。

海珍常常看到母亲摩挲着那些瓷器上的字，凝神专注。

后来，母亲才告诉她，那些字都是龙大道在江西景德镇瓷厂蹲点地下工作时，亲手写下的。

那时候，咸祥镇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，是日军、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游击队三方必争之地。

朱绣芳为人正直，积极参加抗日，大家都称他“红色镇长”。

三番五次，总是这样，有人开始嚼舌根：“日子长了，小孩总有一天会滑到河里去，要闯大祸的。”

金绍奎听了，心里一惊，为了让海珍安心待在外婆家，他无奈之下，带儿子去另一个村庄安家落户。

这样一别，就是14年。在海珍稚嫩的心里，养父憨厚朴实的样子，总是横亘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离开养父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她整天嚎哭，附近的村民给她取了一个绰号“烂眼圈猫小娘”。

她甚至产生过错觉——金绍奎就是她爹爹，因为家道中落才把女儿送了人。

直到海珍19岁那年，她与养父才重逢。

有一天，他听闻日本鬼子即将来咸祥镇扫荡，恰巧又遇日军飞机向下扫射，就拖着一家老小往深山躲藏。

为了壮胆，他带头唱起了儿歌：“铃铃唧唧卖小糖，独山走过周湖塘……”

他们在深山冷吞住了两个多月，折腾得骨瘦如柴、筋疲力尽，脚底满是血泡。

四处逃难的日子里，朱绣芳仍然把龙大道的遗物、书信藏匿妥当，还背着被国民党杀头的危险照顾烈士遗孤海珍，如今想来，真是超越了寻常的感情。